

希区柯克最新经典悬念故事

ALFRED HITCHCOCK'S MYSTERY STORIES

迎谷神

YINGGUSHEN

新华出版社

I712.45

177

希区柯克最新经典悬念故事

ALFRED HITCHCOCK'S MYSTERY STORIES 95167



迎谷神



YINGGUSHEN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希区柯克最新经典悬念故事——迎谷神 / 美国希区柯克悬念小说杂志编; 何明文译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03.10

ISBN 7-5011-6256-5

I. 希... II. ①美...②何...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美国—现代
IV. I712.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52583 号

希区柯克最新经典悬念故事——迎谷神

(美)希区柯克悬念小说杂志 编

何明文 译

*

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: 100043)

新华书店总经销

北京人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*

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 15.5 印张 450 千字

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11-6256-5/I · 373 定价: 28.00 元

目 录

- 死亡数字**..... (3)
8次火灾,每次火灾之后,现场都会发现一个火柴盒,上面写着神秘的数字.....
- 医生谋杀死人**..... (31)
一个五十多岁的教授谈恋爱了,对象是一位死去多年的作家.....
- 美好的骗局**..... (38)
一个残忍的骗子欺骗了真正的圣诞老人之后.....
- 跟踪者**..... (45)
她根本没有意识到有人会在楼梯上.....
- 最后一封信**..... (79)
一封信从儿子所在的城市寄来,告诉他儿子去世的消息。他踏上那看上去无法通过的漫漫长路,去探究儿子的死因.....
- 凶器**..... (90)
兰斯死在车间里,无人知道他因何而死,又是怎样死去的.....
- 星期一的主食——肉糕**..... (111)
控制孩子读书的内容;集中精力做手头工作,不能厌烦;如果

你计划做一件事,在开始前就应该把所需材料列出清单;要爱你的邻人。如果遵循这些格言中的任意一条,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。

傻瓜皮德..... (118)

剧本里的小丑,看起来似乎完全是偶然到那儿的,与整个故事毫无关系,但他是悲剧里渲染开场和收场的角色。傻子就像是古怪的、跳动的火焰点燃了死亡的黑夜……

十二月的临终守候..... (134)

圣诞来临之际,颇受众人爱戴的警长被人枪击,昏迷不醒。在这个小镇上谁会去枪杀警长呢?这事儿实在是难以想象……

39 级台阶..... (163)

这个故事惟一的缺憾是,故事里没有女人……

13 号牢房之谜..... (272)

一个人是否能够仅凭思考就能改变自己的处境,从监狱里逃出来?

愿她的灵魂得以安息..... (311)

历经七载,她的遗骨才被海水冲上岸,用一只箱子装着……

我不是斯姆派来的..... (346)

当我打开房门时,发看见三把枪,两把对着我,而另一把对着我的妻子和女儿……

泥流..... (352)

一位老太太乘车进城,去为一件五十年前的事打官司。当夜幕降临时,泥石流阻住了汽车的去路,这是一个以泥流为屏障

的黑夜……

www.Heist Game.com (379)

电脑高手菲尔接受了一个网上游戏的邀请,在游戏中抢劫银行。后来无意中发现他们每一次网上行动都在现实生活中被复制,而这只是故事的开始……

蓝镜 (399)

一颗炸弹飞进罗马尼亚,你想都来不及去想那些战斗机。它看起来是那么美,但飞机撞下去时它却像铁一样硬……

熏肉与鸡蛋 (438)

在遭到袭击之前的那一刻,他只能模糊地感觉到她前额上乱糟糟的金发,还有她冷冷的笑容,绿色的眼睛,一双瞳孔好像是涨成了无底洞……

迎谷神 (445)

西京监狱里的一个僧人,犯了一件令人发指的案子——抢劫兼谋杀。那个犯人已招供了,但证据都在空气中蒸发了……

医生谋杀死人

死亡数字

杰斯·瑞·皮特恩

电话铃声把罗毕欧局长从睡梦中惊醒。他睁开睡意蒙眬的双眼瞅了瞅时间，不情愿地拿起了话筒，原来是马文警官。局长好久没有听到马文这么急促的声音了。局长说了一声“好吧！”就挂断了电话。

“谁呀？”睡梦中的局长夫人问道。

“马文！又发生火灾了。”局长随即穿上了裤子。

“这几个周以来一直有人在梅恩区放火。看在上帝的份儿上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他自己就不能查清楚吗？偏要在深夜惊醒我们。”

“这次不像你所说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这是深夜，据马文说是谋杀。”

草棚的左边是一个能通向波尔顿街的小巷。波尔顿街是梅恩区较为热闹的一条大街。局长到达现场时发现一辆大消防车从小巷中驶出，车后一片狼籍。马文的车停在小巷中，车灯频闪。马文倚在车旁，脸上带着疑虑，好像担心死灰会随时复燃似的。罗毕欧局长的出现使他从沉思中觉醒，看见局长走向废墟，赶紧跟了过去。

那个旧草棚简直是一片混乱，惟一剩下的一堵墙还像个小山一样挺立着。在马文的手电灯光下，用塑料纸盖住了的尸体在两个空的，烧掉一半的箱子之间清楚地展现出来。

“我们并没有立刻发现他。”马文好像无所不知。

“他是谁？”局长用钥匙把塑料袋拉开，在看到因烧焦而变形的尸体后退后了几步。

“萨利，局长，萨利·维托里奥。可怜的家伙，他已经面目全非了。但是你看看这儿，”他把塑料纸往下拉了拉：“这是个支架，部件烧得一塌糊涂。”

“萨利特·维托里奥是一个吸毒成瘾的乞丐，也以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为兼职，而且是一个带着支架的台球专家。支架的零件像融化的蜡烛镶在腿上，人们常可以在街上看到他。但从今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。”

“什么凶器？”

“没有明显的迹象，可能已被杀手带走了，也可能是木质的，已经烧毁了。”

“摄影师呢？”

“来过又走了。”

局长低头看了看尸体，“你凭什么推断是谋杀？也可能是他进草棚小睡一会儿，纵火者是无意伤人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马文固执地说：“是谋杀，他的头部有被击打过的痕迹。”

的确如此。进一步调查表明，萨利的颅骨右侧被击打过，伤口不堪入目，满是灰烬。

局长开始充分发挥他的想像力，设想萨利被一个惯用右手的人从背后袭击后，滚入两个箱子之间，脸朝上。

“你怎么认为？局长？纵火者正在作案，恰巧被萨利撞见，所以纵火者被迫对他下毒手吗？”

“很有可能。”局长不想胡乱猜疑，“我们找找看，这儿是否有火柴盒。”

马文摇了摇头说：“目前还没发现。天太黑了，我们明天再找吧！”

罗毕欧之所以想要找火柴盒，是因为在前几次纵火事件后，每次都会发现火柴盒，上面还有一些难以辨认的标记。局长并没有把

这一信息透露给媒体，他和马文在想同一个问题。如果现场没有火柴盒，就表明这次纵火事件与前几次没有关联。

“围观者呢？谁在场？”围观者已经随着消防车的离开而解散了。

“一小群，局长。很正常，在我意料之中。”

两辆车直驶向小巷，灯光四射，一辆是救护车，没有鸣笛，也不像马文的车那样灯光暗淡。还有一辆黄色消防车，似乎全世界的消防车都缺少红色。

巴尼斯局长拿着手电筒下车去侦察，罗毕欧局长走过去和他搭话。

他是一个整洁、瘦而结实的人，留有小胡子，别有一番军人的“风范”。

他看到尸体后，用严厉的口吻问道：“他是谁？”当巴尼斯知道受害者的姓名后，他玩世不恭地吸了口气。他一直被这一连串抓不到罪犯的纵火事件而困扰着，而这一事件更是雪上加霜！

“我建议你找个专人调查此案，缉拿罪犯。”

“我们找不到。”罗毕欧平静地说。

“找不到什么？”巴尼斯疑惑地问。

“我们是想找个专人，可这几天局里只有我们两个人。到哪儿找人呢？”

巴尼斯端量了一会儿罗毕欧，然后他转向废墟，“是的，问题就在这儿。但是你要知道不仅仅你一个人处于困境。在此之前，我刚刚被迫解雇了两个消防员。跟你说，我们消防局就像军队，只有遇到麻烦时，人们才会赏识我们，并且希望我们创造奇迹。”

“不只是你们消防局像军队。”罗毕欧说：“还有我们警察局。”

“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雇佣人手。我明天要去‘方法与措施协会’向他们汇报这一暴乱。我已把车开回了局里，但我不愿花三千美元去修理它，所以我也不能用这辆车。我向他们抱怨时，你知道他们是怎样答复我的吗？他们说‘巴尼斯，只要你承认没有让别人用过这辆车，就该修理它。’”

罗毕欧逗留了很长时间，他看着尸体被包装好。尸体将送往殡

仪馆，放入冷藏室中等待鉴定。然后巴尼斯局长回家就寝了，马文和罗毕欧在人员缺乏的问题上互吐苦水。

第二天早晨，罗毕欧很早就来到办公室，他泡了一杯咖啡，桌上只留下了纵火事件的红色文件夹。他的秘书最近打算把不同的文件放在不同颜色的文件夹中，她说这样便于寻找。局长知道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不至于丢失文件。

前几次以为火灾是骗局的可能性很快被推翻了。这几场火灾显然是故意纵火，并且没有试图伪装成意外事故的迹象。毫无疑问凶手用了催化剂：在第一次火灾中发现了一些没有完全化为灰烬的偷工减料的瓶子。从那以后，几乎有七次迹象相似的火灾，最后都暗示了火灾的情形。每一个火柴盒上都写有一组神秘的模糊不清的数字，局长为此感到很疑惑。他想知道那些数字是真的有什么含义，还是为了误导和迷惑办案人员的办案进程。他真希望快点儿逮捕这个罪犯，希望他不是个机会主义者。

前七次火灾，算入昨晚那次是八次。除了昨晚那次，前七次的共同特征是都留有火柴盒。

证据大部分收集在棕色马尼拉档案袋中，信封中分别收集了每次火灾的现场照片。罗毕欧拿出了信封，抽出了火柴盒。几个火柴盒表面都已经模糊不清了，上面也没有有益于破案的手印，就好像被人精心擦过，似乎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。但是局长确信在火柴盒上一定会有所发现的。他把火柴盒排成一行，每个火柴盒上仅有用铅笔写成的1和6两个数字。6是蜷缩在一起的，尾巴很短，1是向右倾斜的。他又重新审查了这个火柴盒上的数字，得出的结果11616661。

正在这时，马文和克劳迪娅·韦布来到了办公室，他们俩的视线都落在了局长那冒着热气的咖啡壶上。他们拿起咖啡杯，站在局长身后，好奇地窥视他。

马文说：“啊！数字又成了目标了。你在睡梦中破解它们了吗？”

“睡觉？你要记得是你吵醒我的。”罗毕欧放下笔。“我觉得我好

像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迹象。”

“我发现了”，马文说：“这家伙是个神经病，他在耍我们。”

“他这样做是不想被捕。”

“没有人希望被捕。”马文移动了杯子，桌上留下了一串水珠，“况且是个精神病。”

“所以”，克劳迪娅正玩着局长的新电脑，冷淡地说：“这个人是个精神失常的怪人，马文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”

长得酷似唐·诺兹的马文窘得满脸通红：“是的，这些对我来说显而易见，仅此而已。”

“但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明显。”局长皱着眉头说：“特别是这些数字的含义。”

听着局长的话，马文一杯咖啡已灌下肚：“有可能是电话号码。”

“1和6会使你浮想联翩，但不可能是一个地区密码或一个交易所，因为它后面没有足够的数字。”

“你最好不要尝试。”

局长叹了口气，按了免提按钮，电话里传出了“嗡嗡”的声音。

“马文，去拨号码。”

马文犹豫了一会儿：“会不会太贵？如果电话接通香港地区怎么办？”

“如果真是那样，那也很不错。我们可以跟金融委员会说那个纵火者——别说是杀人犯，是中国人。”

“你在开玩笑，局长，我是认真的。”

面带窘态，马文拨了号码。他仅拨到了一半，就传来了电话录音：“对不起，您拨的号码不能接通对方，请确定——”局长切断了电话，“这个想法到此结束。”

当马文闷闷不乐时，克劳迪娅又提出了一个建议。

“也许你可以通过电脑发现数字的含义。”她盯着电脑：“那样，镇上的人就不会反对你买这台电脑了，你要证明它是物有所值。”

“他们为我的研讨会更加心烦意乱。”持续了三天的研讨会简直是太浪费时间。那些犯罪学的课程，事实上，是一窍不通。罗毕欧

把大部分课程如飞镖一般抛到脑后，他站起身说：“我得出去一趟。”

“那么我要回去睡觉了。”马文说。

“你为什么不仿照电影里警察的做法？”克劳迪娅说。

“他们怎么做？”局长问。

“请教一个专家，听听专家的意见。”

“梅恩区对数字密码有研究的专家真是罕见。”

“在那个城市他们请教了一位大学教授，在这儿，你也许可以试试去请教一位教师，我并不太清楚。”她马上转移了话题：“你外出时，我可以用一下你的新电脑吗？”

“你也有电脑呀。”

“但是，这台好一些。”

“她指什么，”马文冷笑道：“因为这台电脑的屏幕大一点，你可以多玩些娱乐游戏吗？”当他看见克劳迪娅·韦布拿着红色文件夹气势汹汹地朝他奔来时，他赶紧低下了头。

局长停下来环视了废墟现场。看着这个丑陋的，寂寞的废墟时，他遐想着城市中发生了同样的事：侦察队彻底搜索这些灰烬，一个小巡逻队也挨家挨户去调查。镇上的人会把这一切编入预算。花三天的时间去训练这些侦察队，这样他们会认为是城镇经济的浪费，并且认为是局长一手造成的。

他弓着腰仔细地检查，以期寻找到有用的线索，特别是火柴盒。经过三次搜索，仍没有发现火柴盒的踪迹，难道这意味着这场火灾与其他几场没有联系吗？还是被纵火者的靴子无意带走了？

他的脖子正受着痛苦的折磨，这才使他意识到当地的商店已经开始营业了。他离开了小巷，驶向本尼的台球室，希望能够打听到萨利昨天的行踪。

在台球室门口，他差点与一个匆忙从自动门冲出的胖子相撞。她也是个台球高手，叫萨曼沙·奥克莉，但是有人喜欢叫她安妮。因为她打台球时，非常地投入，还有些人因她的大屁股喜欢叫她安妮。安妮应该知道萨利昨天一直在做什么。

她看见罗毕欧后，脸色变得异常苍白。

“我什么也没做。”她断然宣称。

“我没说你做过什么。”罗毕欧说：“听着，安妮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想问你几个问题行吗？”

意识到他不会逮捕她，还没等局长提问，她已急急忙忙走开了。局长不满地咕噜着进了台球室。

球室里摆放着六张桌子，前面有四张八英尺的，后面有两张十二英尺的。局长坐在台球桌旁，感到无比的舒服自在：看着那些人打球，就好像是用牙签戳起泥弹球扔进足球场，那么轻而易举。

此刻，这里并没有真正的高手，只有一些技术不高的家伙，比如威尔摩和皮特，他们正在争议轮到谁往孔里投钱使指示灯亮。

“早上好，小伙子们。”局长看了看台球桌，“现在弹粉红球很好，轮到谁了？”

“我的。”皮特吼道。

“弧线球？难道你想打粉红球吗？”

“好的，他打弧线球，很好。”威尔摩·盖茨满意地说：“这就是他延长放钱时间的原因，给他时间考虑。”

“为什么我不把所有的钱放进去？”皮特吼道，“我很愿意这么做，至少我已经有了保障了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威尔摩说。他用拳头敲打着台球桌，好像这样做指示灯就能亮，他们就可以解决矛盾似的。

“你们昨晚在这儿看见萨利·维托里奥了吗？或者说，跟他交谈了吗？”局长盯着他俩问道。

“是的，他在这儿。”皮特不情愿地把一枚硬币放入收费表中，拧上了按钮。光线很好，他弯下腰瞄准了对面的围杆，希望弹回时能够击中红球。“他向威尔摩挑战十美元，并且他让了威尔摩一百分，用左手击球。”

“他答应了吗？”局长问道。

皮特冷嘲热讽地说：“你在开玩笑吗？威尔摩不会用十美元和萨利打的，除非萨利的另一条腿也瘸了，两只胳膊断了。”

“我也没看见你挺身而出呀。”威尔摩讽刺地说，“好了，快击！你在等指示灯灭吗？”

皮特眯缝着眼瞄准离围栏很远的红球，瞄得很准，但是力量太小，只差一英尺就触到红球了。

威尔摩偷偷地笑了：“我应该再用点力，那四分就是我的了。”他在记分板上加上四分。

“嘿！”皮特厉声道，“我想从我的分数中扣掉那四分。”

“是的，但是这样你赢的机会更大。”

皮特疑惑地皱起眉头说：“是这样吗，局长？”

局长不想介入他俩之间的争论，他确信在犯罪现场留下密码的肯定不是这两个“数学巨匠”。

“萨利和安妮是大约十一点钟离开的。”皮特又瞄准了目标。局长此刻感觉这两个家伙消息真的很灵通。皮特说：“萨利太惨了，他不应该死在那种地方。”

“那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吗？”

“还能有什么？上帝在捉弄他。”当威尔摩击进边网里一个球时，皮特退缩了，“我是说，考虑到他对那些火灾那么感兴趣。”

“那是真的吗？”

“啊呀！”皮特很困苦，因为威尔摩击中了一个黑球，又得了七分，“别高兴得太早，威尔摩，你很快就会露出马脚的。”他转向罗毕欧：“他不仅仅是感兴趣。当听到鸣笛时，他会一瘸一拐地出去观看消防车。”他冷冷地看着局长，“他对那些火灾有想法。”

威尔摩的白球掉进了角袋中。“哈！”皮特喊道，“你又丢了四分，皮特。”

“对呀！否则你可以得到一个更高的分了。”

皮特看上去很困惑，“刚才我要减分时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”他摇了摇头：“我想，你要诈了，威尔摩。”

“什么看法？”局长追问。皮特正集中精力注意威尔摩，他已陷入混乱：“什么想法，皮特？”

“我没注意，他对一切事情都有想法。我说，‘纵火者下一个目

标会是台球室’，他用那双大眼睛瞪着我说：‘不，数字不对’。”

“他是这么告诉你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还有一个数字不对。”皮特走向威尔摩，威尔摩刚从自己的分数上减去四分。他拿去手中的粉笔：“我想我应加上我应得的那些分。”意识到威尔摩的分数又会升高，他犹豫地说：“等一下，那怎么行？”

局长离开了这深仇大恨的一对。他们和他一样对数字一窍不通，他们都应该去请教一个数字专家，就像克劳迪娅所说的，去请教一位教师。

在耐特丽学校的大厅里，他透过教室门玻璃看到了玛格丽特·斯，他不想走进教室。因为当学生看到自己的老师被警官审问时，上帝知道他们会散布什么谣言。老师找了个借口焦虑地来到大厅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罗毕欧局长？”

“不，我只是需要你的帮助，仅此而已。”

“我的帮助？”

“是的。听说你是搞数学的，”他把那一组1和6拿给她看，“我觉得这是密码，我想知道你的想法。”

“只用了两个数字，那表明是二进位记数法。”

“二进位记数法？”

“通常我们都是用十进位记数法，但还有一种只用两个数码描绘数值的方法。它只用两个数码表示所有的数码，这是电脑处理数字的方法，但我从来没有见过用1和6表达数值的方法。”她摇了摇头，把密码交给了局长，“你最好去请教数学专家，比如戴维·斯考茨基，他退休了，你可以到办公室去打听一下他的住址。”

罗毕欧听说过斯考茨基，这个老师几年前到过这个城镇。他能解决繁琐问题，诸如他能说出圆周率后无限位小数，他的事迹在同学中广为流传。

他不得不开车去斯考茨基家，一个缀满花的平房，门前停放着一辆运货车，车前有个割草机，旁边有个汽油罐。他看见一个留有